

辛亥革命在廣西

(下 集)

辛亥革命在廣西

(下 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广西僑族自治区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广西僑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南宁

辛亥革命在广西

(下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园門路)

广西僮族自治区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第一号

广西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僮族自治区民族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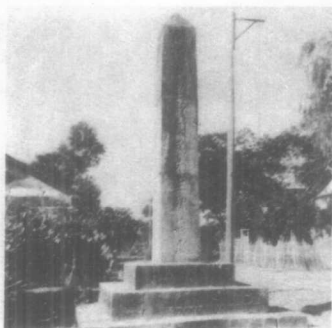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4 $\frac{15}{16}$ 印张 • 109千字 • 插頁 3

1962年4月第一版

196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220 册



開國元勳蔣翊武
先生就義處

蔣翊武 像

CHH 21/03



柯漢資 像

目 录

二次革命前后回忆点滴·····	陈之驥 (1)
陸軍第八師在南京參加二次革命的經過·····	陳樹庭 (7)
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瑣忆·····	龍小凤 (12)
国民党和民主党在桂林竞选国會議員 的斗争·····	魏繼昌 (19)
国民党与进步党在广西的明爭暗斗·····	龔壽昌 (23)
二次革命时与陸榮廷一席談·····	潘乃德 (30)
二次革命柳州起义亲历記·····	覃子權 (34)
蔣翊武死难記实·····	万 武 (40)
广西討袁的經過·····	林 虎 (43)
广西討袁記略·····	陳樹勳 (61)
陸榮廷討袁的內幕·····	卓錦湖 (69)
陸榮廷反袁活动中二三事·····	廖中翼 (76)
国民党人在桂林討袁活动中的鱗爪·····	魏繼昌 (79)
革命烈士小傳·····	(82)

李德山	林盛初	刘古香	吳挺生
韦統鈴	韦云卿	王冠三	龍禹門
韦統淮	陸寵廷	柯汉資	陳培松
韦榮初	李祐卿	李友梅	羅佩珩
韦樹模	农实达	呂士賓	

附 載..... (102)

广西独立沈秉堃通电..... (102)

广西独立后軍政府的通电..... (102)

广西独立后省議會发出的通告..... (103)

广西独立时都督沈秉堃演說詞..... (103)

广西軍政府通諭改革官制組織軍政府电..... (104)

广西軍政府公布的临时約法和官制大綱..... (104)

陆荣廷通电各省及本省軍政各机关討袁檄文... (111)

特 載..... (113)

梧城凤鶴記略..... (113)

二次革命前后回忆点滴

陈之骥

陈之骥先生現年七十九岁，河北省人，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并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先后任广西省兵备处总办兼广西干部学堂监督，南京陆军第八师师长。現任北京文史館館員。

一、革命党人云集广西

要談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大批进入广西的問題，必要提一提当时任清廷广西省兵备处总办的庄蘊寬其人，才有来龙去脉，脉絡貫通。

庄蘊寬是江苏省武进人，是清廷比較进步的官員；他在一九〇四（清光緒三〇年）至一九〇六年間，曾做过广西梧州府知府、梧州道台和龙州道台，一九〇六年調升广西省兵备处总办。庄出任兵备处总办的时候，曾邀請了他的同乡鈕永建来广西帮他的忙，开办了广西陆军講武堂，随后又請鈕永建为兵备处帮办。

鈕永建早就是同盟会員。他为了利用广西建立新軍的机会来培养广西革命力量，于一九〇八年亲自到日本邀請同盟会員李書城、王孝縝和我一同来广西；参加建立新軍的工作，那时我們在士官学校还未毕业。不能回国。

一九〇九年我們毕业回到北京，清廷要将具有陆军大学程度的毕业生进行考試，授以功名，我們不願应考。正在这个时候，鈕永建又跑来北京邀請我們去广西，連路費也都带来了。当时对邀約的对象和分布的地区，事先都是有了筹划

的，那就是：首先是同盟会的會員或进步分子；其次是，每一省都要物色三几个人，以便广泛发展革命力量，待时机到来即相繼发难，使清廷陷于四面楚歌，窘于应付。据回忆所及，当时应邀去广西的人有：直隶（河北）省的陈之驥、田遇东、刘洪基、周蔭人、耿毅、黄凱元，湖北省的李書城、雷寿荣、李浚、全在茲、孔庚，湖南省的赵恆惕、齐林、袁华选、高兆奎、刘建藩、张华輔，安徽省的孙孟戟、孙方瑜、李全璜、丁緒余，四川省的尹昌衡，河南省的韓凤楼，福建省的王孝縝、何遂、楊明远，浙江省的冷遹、呂公望，广东省的覃蔭欽、鍾鼎基等。

我們这批人到广西后，都分配在兵备处工作。是时陸軍干部学堂已經开办，監督兼步兵科科长是程理堂，騎兵科科长是刘步青，工兵科科长是那瑪善，砲兵科科长是朱卫欽，輜重兵科科长是王宝善。

我們到达桂林后不久，蔡鐸被派为南宁講武堂堂长，又将上列人員調到講武堂任事。另派李書城任干部学堂監督，陈之驥任干部学堂步兵科科长，李全璜任騎兵科科长，孙方瑜任砲兵科科长，韓凤楼任工兵科科长，高兆奎任輜重兵科科长。

監督李書城密謀于同盟会有了基础的干部学堂、陸軍小学和学兵營发动起义，因同盟會中意見不一致，反复商討，致风声传播，見疑于巡撫張鳴岐，庄蘊寬因此离开广西。李为了避免革命遭到重大打击，以保全力量起見，亦毅然离开广西。我乃以兵备处教練总办兼任干部学堂監督，各兵科科长仍旧不动。

一九一〇年冬，干部学堂第一期学生毕业，招考第二期学生二百余人，以张华輔为步兵科科长，赵恆惕为砲兵科科长。不久，我又离开干部学堂到北京去，由蔡鐸調充干部学

堂总办。蔡鐸因甄別学生有私心，淘汰广西籍学生多人，激起反蔡风潮。

我离桂北上后，在清廷軍諮府工作，李書城也在軍諮府任职。大家都是为了进行革命而在那里工作的。武昌首义时，李書城潛赴南方，在革命軍中任职；我亦离开軍諮府到吳祿貞那里，在京、津一带搞革命活动。吳祿貞被袁世凱派人刺死后，我在保定还活动了两个月；南北議和后，我才应南京陸軍部的邀請到达南京，任第八师师长。

吳祿貞是在石家庄被刺死的，当时已发表他为山西巡撫。他如果提前过娘子关，可能不致遭到袁世凱的暗算。

二、武昌首义时清廷的张皇失措

辛亥八月十九晚武昌革命起义时，鄂督瑞澂发出十分火急的电报給清廷軍諮府，报告武昌革命党人和新軍起义情况，吁請迅派大軍南下“平乱”。主持軍諮府的大臣是載涛貝勒和毓朗貝勒。那时清軍正在开平举行秋操，載涛到开平观操去了，不在北京。当我将瑞澂的告急电送給毓朗时，他看过后說：这件事情我不管，你打电报报告載涛貝勒好了。

过了一天，載涛貝勒回到北京，我将瑞澂的电报送給他，他当即发出两道紧急命令：第一道，命令应龙翔固守武胜关。应龙翔只有三营兵，名为三营統領。第二道，命令組織三軍。第一軍軍长蔭昌，率所部沿京汉路开赴湖北，扑灭武汉方面之敌；第二軍軍长馮国璋，从津浦路趋浦口，到南京，防备华东一带；第三軍，由載涛貝勒率禁卫軍坐鎮北京。

蔭昌奉命后，慑于革命軍的声势，不敢到湖北去，在北京逗留三、四天之久；后有人对他說，如果再不出发，就是

违抗“圣旨”，临陣退縮，恐有未便。他才硬着头皮到湖北去。

廕昌所部第六鎮混成協協統李純所部本来已上了火車，但他却叫軍車停止开动，而他本人則轉回北京。我見到他時問他：你的軍隊开走了，你为什么还来北京？他說：“我們部隊沒帶子彈，我是回来要子彈的哩！”（清軍平时都不發給子彈佩帶，每兵只發假彈五顆，作为操練之用。）

廕昌率部开到湖北孝感，駐在火車上。有一天，有一个士兵跑向他报告，說：“革命軍向火車打来了！”廕昌惊慌之下，立即下令叫火車向北逃跑。这时有一个馬賊出身的随員，名叫周葆麟，他曾当过第六鎮協統，有些胆量，卸职后随同廕昌去湖北作战，他对廕昌說，請先不要逃跑，待我亲自去看看情况再作決定。周到前头看过后回来报告，所謂革命軍，原来是一百多个黑布纏头采摘棉花的老百姓，廕昌才取消后退的命令。这个笑話，不久就传遍了北京。

武昌举义后，原在軍諮府供职的革命党人李書城、黄郛、何澄等均已紛紛离职南下。黄郛在上海革命軍陈其美部当參謀长，何澄当二等參謀，那时的蔣介石还只是当上一个三等參謀。李書城則当黄兴的參謀长。这些消息，上海的报纸也早已发表过了。可是我还可以拿黄、何、李三人的私章代他們領了两个月的薪金。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电令各省每天要报告各该省政局情况，載涛貝勒令要將这些电报每天抄录給他們亲閱，并規定，凡是沒有独立的省份都写一“安”字。可是，有“安”字省份的来电逐日在減少。載涛貝勒和毓朗貝勒每天看到平安的省份一天少过一天时，就相对大哭起来。良弼是禁卫軍的協統，他看見两个貝勒天天在哭，哭得討厭，就大罵革命

党人并和两人吵架。罵完、哭完、吵完之后，大家就連公也不办，溜回家去了。

良弼是一个反革命的死硬派，后来被革命党人馮家珍炸死了。

三、二次革命时的陆军第八师

南北議和时，孙中山先生叫我到南京，黄兴任命我为第八师师长。第八师是广西兵，由赵恆惕所带的混成协和陈裕时所带的豈龙标合併組織成立的。王芝祥由广西带到南京的六大队，遣回广西解散，不在第八师行列之内。

宋案（指暗杀宋教仁案）发生，掀起了二次革命，当时第八师所轄的林虎一团，原系黄兴留守处的警卫团，时已調去江西，归江西都督李烈鈞指揮，后来湖口之役，林虎成了名。陶德瑤的一团又由赵恆惕带去湖南，归譚延闓指揮，后来成了赵恆惕在湖南的基本队伍。

这里順便談一談当时調陶德瑤团去湖南的原因。原来譚延闓虽是当上了湖南都督，但由于自己没有基本队伍，好些事情都要仰賴拥有实力的人的鼻息。有一次，这位譚都督由外面回轉都督府，为卫兵拦阻，譚盛怒之下，斥責卫兵无礼，結果反被卫兵揍了几个耳光。因此，譚延闓就极力要求由赵恆惕率領陶团开赴湖南鎮懾，好将不属于己的湖南部队解散，另編新的部队。

二次革命发动时，第八师需留部队鎮守南京，我只率領本师一团多人会同第三师冷遹所部新軍在蚌埠一带与馮国璋的北軍作战。冷遹师是以陈其美部为班底編成的，都是新兵，张宗昌那时就是冷师的团长，作战力非常差。

故方馮国璋所統率的北軍共为三个整师，人数充足，武

器精良。我师和冷遒师在蚌埠同馮国璋打了一个礼拜，我軍伤亡甚众，部队打得残缺不全，冷遒和洪承点都走了，甚至黃兴也走了，我还在南京。

第八师的残部退回南京后，浪人何海鳴跑来南京，想乘机猎取功名，宣布独立，自称討袁軍总司令，旅长首斌将他拿解师部，后来我将他释放了。

与第八师蚌埠苦战的同时，第七师师长洪承点和第一师师长章梓所部对张勋部作战也失敗潰散了。我感到部队已残缺不堪，无法繼續战斗，遂随冷、黃之后离开南京。

我們走后，何海鳴和留下来的残兵与敵軍混战了一个礼拜，結果也失敗了。

我离开南京后，亡命日本一年多，待到錢用光了，甚至困頓到連飯也几乎沒得吃了才回国。自从那次回国到今天，整整四十八年了，我沒有做过官，就是我的岳父馮国璋当上了大总统，我也沒有当过他的差。我觉得，我算得是对得起同盟会的。还有第八师的旅长陈裕时和黃凱元两人，自二次革命失敗后，都出家当了和尚，不願向敌人屈膝，也算是个革命的有心人。

（陈雄、尹承瀾记录）

陸軍第八師在南京參加 二次革命的經過

陳樹庭

陳樹庭先生，原名陳建猷，現年七十六歲，廣西永淳人。早歲畢業於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曾任廣西新軍混成協工兵營排長。辛亥武昌起義時，參加混成協出師援鄂，陸軍第八師編成時任工兵營營長。二次革命時在南京參加討袁戰役。

一、陸軍第八師的編成

要說明陸軍第八師的編成，須得將廣西出師援鄂經過簡單說一說。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後，由於清兵南下，漢口、漢陽先後失守，因而廣西同盟會同志，以當時最重要的任務是出師援鄂，遂一致決議出師，以廣西陸軍混成協組成援鄂軍。原陸軍混成協統領官胡景伊隨沈秉堃去職，統帶一職，推趙恆惕擔任，冷遯為幫統，耿毅為參謀長。並組成志願學生軍一隊，梁史為隊長。步兵第一營、第二營及砲兵營管帶同時去職，另任曾君典為步一營管帶，陶德珞為第二營管帶，鄧鼎封為砲兵指揮，我任工兵營隊官。組織完竣，即於十月初十日誓師出發，由桂林經全州，向湖南永州前進，所有輜重、行李、彈藥等，因交通工具缺乏，縱隊部令我護送由李家村兵營裝上民船經靈川、興安過斗河下全州至永州。到永州後，縱隊部令我仍歸大隊，由陸路向祁陽進發。輜重用船運至長沙。由於我們的援鄂軍軍容甚盛，軍紀嚴肅，沿途備受人民群众的歡迎。師至長沙時，湖南都督譚延闓盛會歡迎，

长沙卫戍統領張其鏗并致演講詞鼓勵，全場为之鼓舞。旋改為湘桂聯軍左翼軍。用拖駁載運沿江而下。湘軍為王隆中、梅馨兩協，先期出發。桂軍統帶趙恆惕、幫統冷適率隊到湖北金口鎮登陸（清設有鎮台衙門于此）。我軍在金口休息兩天，稍事整理，十二月初一日渡江，向敵人右翼進攻，是日，自朝至晚，大雪紛飛，地下泥濘如漿，不辨道路，但官兵仍奮勇向目的地前進。是晚將近二鼓，始達宿營地，宿于蒲潭。次日宿新溝，第三日到蔡甸。第四日到大集厂，休息兩天。第五日到東山作攻擊部署。清軍受我軍威脅，全部退武勝關。我軍遂占領孝感對武勝關方面作嚴密的戒備。我隊駐于火車站前頭的民房，位于部隊最前之警戒綫。自我援鄂軍到達湖北後，革命聲勢为之大振。

這時，南北正在議和，南京陸軍部電調我軍開赴南京。當我軍由孝感開抵劉家廟車站，轉乘輪船到達南京時，廣西龍州新軍邕龍標由陳裕時率領經梧州、廣州、上海水運到南京。接着王芝祥率領的廣西巡防營六個大隊也經湘、鄂沿江東下到達南京。陸軍部在和議達成協議後，除將巡防營六個大隊遣散外，即以混成協和邕龍標兩部新軍合編為陸軍第八師，師長為陳之驥。我在改編時，任該師工兵第八營右都尉（等于少校級副營長），後升營長。現就記憶所及，將該師編組單位和主要負責人，以及在南京舉義討袁情況簡述于后。

（一）陸軍第八師編制及主官級別姓名表

中將師長陳之驥（系直隸總督陳夔龍之子，馮國璋之婿，日本士官生）

上校參謀長袁華選（日本士官生）

第十五旅少將旅長陳裕時

第二十九团上校团长王葆真（士官生）

第三十团团长王孝縝（士官生）

第十六旅少将旅长赵恆惕（士官生）

第三十一团上校团长陶德瑤（士官肄业）

第三十二团团长何遂（保定速成生）

张华甫（士官生）

砲兵第八团团长张厚琬（士官生，张之洞之孙）

工兵第八营营长吴和宣（士官生）

陈建猷（即陈树庭、保定速成生）

騎兵連（四个連）

第八后勤司令部

第八野战医院

第八师軍乐队

（二）士兵数額：

步、砲、工兵均为三三制。每班上等、一等、二等兵共十六名。騎兵四个連，每連二排，每排三班，每班士兵十六名，每旅另有宪兵連一連，每团另有团旗連一連。

（三）武器：

原有步枪均为德造七九单筒及水旱机枪；新購部分步枪，均为日本六五步枪、馬枪（騎兵用）、水旱机枪。

原有德造七点五生的退管山砲六門，新購日本七点五生的退管山砲二十四門和七点五生的野砲十二門。

（四）工兵器材：

原有土（木）工器具一連，交通器材一部，新購进日本定

式架桥材料一縱列，土(木)工器兵一連，交通器材(包括電訊、灯号、單車等)一連，爆破材料(包括黃色炸藥、火种、火綫)全部，枪劍术用具全部，鉄絲网及副防禦器材全部。

二、二次革命第八師在南京的血戰

一九一三年七月間，孫中山策動討袁的計劃決定後，江西都督李烈鈞於是月十二日在南昌宣布獨立，林虎所部亦是日與南下的北洋軍李純部在湖口接戰；十五日黃興由滬來南京迫使江蘇都督程德全宣布獨立，黃自任討袁軍總司令。當時第八師師長陳之驥，即集全師官兵於小營練兵場誓師討伐袁世凱。陳在誓師時曾很沉痛地說：“袁世凱毀法亂紀，摧殘革命黨人，有袁世凱就沒有我們，有我們就沒有袁世凱……。”慷慨激昂，義正詞嚴。誓師後即編成討袁軍一支隊，以劉建藩為支隊長，率領王孝縝的二十團，並配所屬騎、砲、工兵各一連，向徐州出發，擬聯合第三師(師長冷適)一同北進。由於程德全沒有討袁的意願，十六日即偕同民政長任德閔離寧赴鎮江。十七、十八日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陳炯明也先後舉義討袁。陳其美當時亦組織討袁軍圍攻上海製造局。袁氏為了鋤除異己，遂下討伐令，並任張勳為江北鎮撫使，馮國璋為江淮宣撫使，率領大軍沿津浦路南下，進逼滬、寧。我討袁軍遂放棄徐州。師長陳之驥原系馮國璋之婿，袁世凱一面採用軟化政策來引誘陳氏，以保留第八師的建制為交換條件，要陳取消獨立。這時安慶、湖口、南昌，相繼失陷，形勢惡劣，黃興見狀，即於是月二十九日離寧赴滬，程德全亦於是日在鎮江通電取消獨立。何海鳴於八月八日由上海來到南京宣布獨立，自任討袁軍總司令。委任陳之驥為江蘇都督，陳氏以未奉上級命令，認為此人太過

荒唐，不予接受，将何拘禁下獄，并召集营长以上軍官到师部开会，提出战則取胜无望，和則可以保全，主张和平解决。其时，与会人員均不发一言，官兵对和平解决之議极为不滿。师长陈之驥以部下意見不一，处境困难，因而离开部队，接着陈裕时、刘建藩、王孝縝、张厚琬等旅、团长均相繼离职。此时，外則敌军压境，內則統率无人。十一日何海鳴出獄，复自任討袁軍临时总司令，指揮軍事。派李某（忘其名）来代理第八师师长，李某旋为乱軍所杀，本师乃推举二十九团第一营营长王渙任师长，王于翌日亦离去，第八师遂成为无主帅統率之部队。这时，馮国璋和张勳两部大軍大举进犯，大战序幕即告揭开。

战斗初期，第八师哀兵怨士，屢予北軍以重創。嗣因第七师洪承点部战斗力过于薄弱，屢失紫金山要点，經我师二十九团反攻收复，一連三次又为所失。那时我工兵营第一連守幕府山砲台，第二連守獅子山砲台，第三連守各国領事館，一、二兩連均能堅守抗敌。无奈敌我兵力众寡悬殊，战綫过长，加以何海鳴系属文人，不懂軍事，有时使用一連兵力，亦由其直接命令。因此，造成分割建制，指揮不灵，致使敌军由雨花台側方乘黑夜冲入汉西門內。但我軍仍然与敌从事巷战，浴血苦斗，直至九月一日，南京才完全陷落。

第八师以无統帅的部队，孤軍奋斗，与敌血战两旬，屢予强敌以重創，直战至弹尽粮絕，无一屈膝投降，創战史上罕有的奇跡，发揚了广西革命传统精神，与洪、楊革命时南京失陷的壮烈情形先后媲美，在革命战史写上了光輝的一頁。